



# 温婉 彼岸的夜歌



藏族青年女诗人洛迦·白玛，与笔者亦算是老熟人了，按理说其诗作应该读过很多，印象很深，但事实是笔者对洛迦·白玛的诗却缺少阅读记忆。之出现这种令人尴尬的情形，是笔者一个不好的习惯：经常记不住别人的笔名，或者难以把作家本名同发表作品的笔名视为一体。这个不好的习惯，所造成的恶果便是，洛迦·白玛已经是颇有名气的女诗人，不但早就加入了省作协，其作品还入选过《中国年度优秀诗歌》等选本，但笔者对洛迦·白玛的印象还停留在诗作并不多，还属于“文学爱好者”的层次上，这显然是非常错误的。好在这一情形已嘎然而止，洛迦·白玛的诗集《雪覆盖的梦园》正式出版，让笔者有机会一次性阅读到她的主要诗作。

诗人洛迦·白玛在诗集的“后记”中写道：“对某一种无碍于社会无碍于旁人的事或物保持真挚而单纯的爱，或许可以让你更容易接近于这样一个个体的人。这些事或物能让你在自己内心深处始终留存一块温暖而柔软的角度，让你可以‘诗意地栖息在这片大地上’，不至于在生命和岁月的蹉跎中逐渐变得麻木和冷漠。”笔者之所以在这些先端出过这段“后记”之言，是因为这段话正好能够佐证诗集《雪覆盖的梦园》留给我的第一个印象：温婉。

温婉，温和柔顺，这是关于温婉最标准的字面解释，它常用于形容一个女子的外貌与气质。但在《雪覆盖的梦园》(下简称《雪》)这本诗集中，“温婉”亦称得上它最重要的风格之一。作为诗歌风格的“温婉”，它当然是温和、柔顺的，但它还包含着诸如温文尔雅、冲淡平和、安静悠然、悠闲舒缓、温情脉脉，带着一种淡淡的忧伤的暖意；它远离着绝对、绝望、绝好、绝丑、绝美这类极端的意象与情绪。用诗人的话说，只要一个人“内心深处始终留存一块温暖而柔软的角度”，就可以“诗意地栖居”。诗人的“温暖而柔软”，与笔者读出的“温婉”二字，有着天然的一。

《雪》这种“温婉”的风格，密布于整本诗集之中。无论是诗歌的形象、意象，抑或诗人的感觉、情绪，都充满着温婉的味道，淡淡的忧伤的暖意，而少见极端、极致的情形。显然，《雪》所凸显出来的这种风格，在当下几近歇斯底里，各类炫酷令人眼花缭乱的，为了出名不择手段的时代，是小众的、个性的，甚至是独特的

存在，与当下主流诗歌所追寻的语言、情绪、感觉的“陌生化”也即“极致化”有着明显的不同。但是，要把“温婉”的意绪写成一种风格，却极为考验诗人的功夫，因为它需要从平和的意象里发现、发掘诗意的隽永。显然，洛迦·白玛已经熟练地掌握了这种诗艺。譬如在《关于秋的行》中，诗人写道：“秋的心事憔悴一地/风四下找寻/一滴露珠的记忆”，这是《关于秋的行》第一首《秋叶》。当然，它符合“淡淡的忧伤的暖意”的界定，写秋的诗，离不开“悲凉”“忧伤”这类情绪，这首“秋叶”也是，“憔悴一地”是最好的注释。但是，“一滴露珠的记忆”，却将整首诗歌引入了一个崭新的意境。“露珠的记忆”，这是什么？这是初春的美好，嫩芽、新叶的美好，青春的美好。于是，这首诗瞬间便完成了从秋到春的时空跨度与意象转换：一个年老力衰的女人，正在翻看她年轻时的照片。青春的容颜里隐藏着爱情、激情、勇敢、纯洁、单纯等诸多美好的记忆。可以说，它有悲凉和哀伤，但它更有温婉的暖意，无论前者或后者，都是淡淡的，甚至是朦朦胧胧的。

关于“温婉”的诗意，笔者不知是诗人的自觉或是诗人的刻意，因为，诗人竟然能把一件惊心动魄的事以“温婉”语气和词汇说出来：“只是一颗铁钉击打后脑/不慌不忙/不紧不慢/仿佛呼吸、心跳、步伐……/只是，你同样不能说痛/如同那些深藏的伤口/葬在岁月的冰层下/沉默并将继续保持沉默”，这是《雪》中的一首《只是》全诗三节中的两节。初读这几句诗，给笔者的第一印象是“残酷”：铁钉击打后脑！这情景还不残酷么？不要说这种极端、极致的意象，《雪》几乎不用，就是其他诗人，也很少用这种颇为“少儿不宜”的意象。更“残酷”的是在“铁钉击打后脑”这一情形之下，还要“不慌不忙/不紧不慢/仿佛呼吸、心跳、步伐”。一个人，要怎样的心态，或多么强大的心脏，才能在“铁钉击打后脑”的情况下，保持“不紧不慢”，仿若日常的状态？所以，如果真有这样一个人存在，他不但是“残酷”的，而且还是“麻木”的。

然而，诗人真正要写的，并不是字面透露出来的那种东西，而是“你同样不能说痛”的某些现象或经历。而且，必须将它同“伤口”一起，“葬在岁月的冰层下/沉默并将继续保持沉默”！整首诗全部连起来看，笔者也仿佛明白了，诗人要写的“铁钉”，并不是现实的铁钉，而是一

“对某一种无碍于社会无碍于旁人的事或物保持真挚而单纯的爱，或许可以让你更容易接近于这样一个个体的人。这些事或物能让你在自己内心深处始终留存一块温暖而柔软的角度，让你可以‘诗意地栖息在这片大地上’，不至于在生命和岁月的蹉跎中逐渐变得麻木和冷漠。”

——《雪覆盖的梦园》后记



■欧阳美书

种象征或隐喻；“后脑”也不是生理意义的后脑，它更可能是指我们的意识或精神，譬如某种虚幻的理念，以如铁钉般强悍的态势，直接侵入人的大脑，而且是“不慌不忙”，理直气壮的。而面对这一切，诗人却用了一个标题：只是！多么的温柔平和，多么的温文尔雅。

在如此剧烈冲突之下，诗人还能保持冷静而温婉的情绪，让笔者想起金庸《倚天屠龙记》里的话：“他强任他强，清风拂山岗，他横由他横，明月照大江。”这首《只是》，是诗人少有的隐藏着极端而极致情绪的的诗作，但它依然是“温婉”的，因为不管现实与生活是多么的残酷，诗人都将“沉默并将继续保持沉默”，有如他强任他强，他横由他横。

笔者之所以重点评价这首《只是》，

是因为诗人在这首诗中所表达的意绪，是对巨大而普遍的现实，最准确而深刻的认知。现实是什么？现实是各类不如意之事扑面而来，而我们只能默默忍受，而且还得保持“温文尔雅”的样子。譬如工薪阶层之于飞涨的房价、物价，譬如中小股民之于股市骗局，譬如人生之于各类考试考证，譬如普通员工之于领导的强势加班要求……除了温文尔雅地默默接受，你还能做什么？而且，国人向来有“输人不输面子”的传统，所以，这“温婉”貌似便成了某种必然。

洛迦·白玛的诗歌，经常出现莲花、彼岸、轮回、悲喜、灵魂等意象。譬如“看古寺的钟声里盛开莲花”，“我们便又笑着走进下一个轮回”(《跟我一起去高原》)，“八瓣莲花自心底开放”(《你的城

市)，“抵达自然真实的彼岸”(《深信》)，“祖先的箴言从灵魂深处传来”(《这一刻，也说快乐》)“此岸、彼岸/无处安放的一粒青稞/从饱满执着到干瘪”(《停靠》)等。可以说，有关这类意象的诗歌，在洛迦·白玛的诗集中，俯首可拾。而这种充满佛性与神性的诗歌，正是洛迦·白玛诗作的又一特征。

众所周知，康巴藏区是藏传佛教的盛行之地，生长于斯的各族民众包括洛迦·白玛在内，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浓厚的宗教文化的影响，从而形成自己独特的习俗与习惯。这种习俗与习惯，既有物质生活层面的，又有精神生活层面的，更有方法层面的。这个方法，是指观察与认知世界的方法，是哲学方法论层面的方法。如果把佛教作为一门学问，我们就能发现大量观察与认知世界的方法方面的内容。而作为藏族女诗人的洛迦·白玛，其诗作中拥有佛性神性的意味与特征，就有如成都平原的诗人写土地与油菜花一样，是一种自然而必然的事情。关于“佛性”，笔者曾在另文中写道：悠久的历史以及独特的地理环境，让青藏高原这块以藏族人为主要族群的地域，不但出现了神奇的“苯教”与“藏传佛教”，还有更为深厚博大的史诗、习俗、歌舞、文化。而独特地域与独特的宗教信仰，又让藏族拥有了别具特色的生死观、价值观以及佛性智慧。特别是佛性智慧，那是高于世俗生活的佛性智慧，虽然不能说佛性智慧就是大彻大悟，但在佛性智慧的熏陶与浸润下，人生会拥有更大的觉悟可能以及更多的智慧判定。尤其当下，名利主宰着世俗众生之心智时，更需要佛性智慧的醍醐顶顶。

“轮回的边缘/神灵翩跹/足尖踏碎悲喜/舞步如烟/挥洒，生或死/梵音袅袅/吟诵命运的呢喃/沉寂的岁月/括花的指尖轻弹/古老的预言纷纷坠落”，这是洛迦·白玛的诗作《金刚舞》。从语言的角度看，这是一首非常精美的诗，意象丰富神圣，动感十足，作为世俗众生，沐浴在这样的诗句之下，或许躁动的内心可以重归“温婉”，或许迷茫的双眼可以清澈地看见。如果再配上背景音乐，或佛事活动《金刚舞》的视频，想来这首诗的意义会更为直接与震撼。

事实上，洛迦·白玛这类直接描写或抒怀宗教仪式与情感的诗作并不多；以标题而论，不过《金刚舞》《双手合十》《酥油茶》《悟》《渡》《空》《古莲子》等有限几

首。但她的这些诗里，都充满着对彼岸的回望，对灵魂的追问。笔者可以轻松感觉到，洛迦·白玛的精神情怀，带有非常明显的佛性的意味。一般而言，佛性高于人性，与神性持平。亦因为如此，诗人在接触有关世俗生活的题材时，也能很自然地“引渡”到轮回、彼岸以及无悲无喜之上。不过，有关生活的一切，诗人最后正告大家：“祖先的箴言从灵魂深处传来/只有把心紧贴大地，才能听懂”(《这一刻，也说快乐》)。

“夜歌”，是笔者对《雪》的又一感觉。《雪》有关“夜”的诗篇，其中一辑就叫“夜之歌”，直接以“夜”为标题的诗作就有《夜歌》《我无法对你诉说的》《除了黑夜还有远方》《冬至夜》《幻夜》《今夜，没有月光》《夜的花锄》《飘雨的夜》等。这说明，诗人对于“夜”这一意象，有着极为丰富的想像与体验。笔者前面列举的《只是》，其中一段也是写的“夜”——只是夜雨穿透黑夜/不动声色/一滴接着一滴/试图穿透比黑夜更坚硬的壳，可以设想，一个想像力天马行空的女诗人，坐在高原的窗前，听窗外夜雨在深夜里弄出的那些声响，灯火在远方，亲人在远方，梦想在远方，而自己，只有一盏孤灯相伴，这是比黑夜更坚硬的“壳”，诗人连用了两个很有力度的词“穿透”，试图打破这一时空的囚笼，但是，很显然，诗人对此是无能为力的。

已故诗人汪国真，其诗歌的艺术价值存在着争论，但他“熟悉的地方没有风景”这句诗写得很好。笔者之所以赞赏这句大白话，是因为它道出了一个诗人应该引起重视的审美命题。为什么熟悉的地方没有风景呢？其实是熟悉的地方因为“审美疲劳”而没有了风景。身在此山中啊，早不见晚见，随时可见，哪儿有风景呢？因此，这个审美命题的答案是：惟有陌生的、新奇的地方，才能称之为风景。从审美经验来说，九寨沟之所以天下闻名，是因为它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都是陌生的，从没见过的，但对于九寨沟的居民来说，他们会觉得城市的公路可能更美。笔者写这段，目的是想指出洛迦·白玛诗集《雪覆盖的梦园》中的某种不足。这种不足就是诗人擅长于抓取熟悉的意象，却不太擅长于顺着这些熟悉的意象去摸索、拓展、凸显陌生的新奇的诗意。也许正因为每个诗人都有这样或那样的“不足”，使得诗人的创作轨迹呈现出一种前行的态势。

## 纯净心灵流淌出的空灵诗篇 ——评洛迦·白玛诗集《雪覆盖的梦园》

■马迎春

《雪覆盖的梦园》是藏族女诗人洛迦·白玛的一部诗集，抒写她的人生感悟、喜悦悲欢、心灵絮语。整部诗集没有情绪上的大起大落，一切皆是娓娓道来，平静之中蕴含力度，简约而不简单，具有直抵读者内心的力量；诗句干净，朴素，简洁，清澈而不华丽，素淡之中又显明丽，外加藏传佛教的浸染，诗歌给人一种空灵的感觉，恍若山间缓缓流淌的清澈小溪，清新，不动声色却滋养眼睛和心灵。

诗集中大多数诗歌都具有一种空灵的韵味儿，所谓空灵是指清新灵活，清静，在洛迦·白玛的诗集中表现在内容和风格两个方面。首先是内容上的清澈和干净，从这些诗篇里可以看出作者具有一颗充满爱、慈悲、平静的心灵，某些诗篇里甚至表现出一种无欲无求的心态。洛迦·白玛的诗歌在内容上体现出的这种空灵感，笔者认为主要是受到了藏传佛教思想的影响，她以佛教的慈悲、空无、宁静、万物齐一的思想看待世间万事万物，进入她诗歌美学世界的人事万象、一草一木、山山水水都有一种透彻、干净、宁静的意味儿，即使是写悲伤的情绪，因为有了佛教“看透”思想的冲淡，也是悲而不哀，明丽而不低沉。

藏传佛教思想的影响首先体现在洛迦·白玛诗歌中运用的与佛教相关的词句上，比如莲花、轮回、姻缘、众神、彼岸、灵魂、观想、莲心、梵音、金刚舞、双手合十、真言、佛珠、经幡、佛塔等，这些词句因其背后佛教意蕴的支撑，诗人又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化用，将之整合到自身美学世界中，成为了诗人诗歌空灵特征的构成因素之一。比如莲花在佛教中被称为“圣花”“人中好花”“稀有之

花”等，认为是一真如、佛性、悟脱、神圣的象征，所以佛像坐莲台的、手握莲花的，在佛教造像中广大为流行。佛教把莲花比作圣洁之花，以莲喻佛，象征菩萨在生死烦恼中出生，而不为生死烦恼所干扰。由于莲花在佛教上的神圣意义，佛经中把佛教圣花称为“莲花”，把佛国称为“莲界”，把袈裟称为“莲服”，把和尚行法手印称为“莲掌华合掌”，甚至把佛祖释迦牟尼称为“莲花王子”。莲花一词在洛迦·白玛的诗歌中出现了很多次，比如《跟我一起去高原》中，诗人这样写道：“跟我一起去高原/看风吹草低/看神的光自天际洒落/看古寺的钟声里盛开莲花”，这本是一首高原的颂歌，也是诗人自身内心的一种呼唤，其中用了“莲花”这一佛教意味儿十分浓厚的意象，莲花出淤泥而不染，象征超脱红尘、领悟、达观等，体现出的是诗人宁静、不为悲喜所左右的心态，所以诗歌结尾这样写道：“当白昼被迎进夜的城堡/我们便又笑着走进下一个轮回”，这里的白昼可以理解青春、生命等，白昼进入夜的城堡，就是说青春逝去，生命消亡，面对这样的恨事，诗人却是笑着走进下一个轮回。这就是佛教空无、看透的达观思想的体现，诗歌因而具有了空灵的美感。在《筑一道篱笆》也有莲花意象的运用，“当白昼被迎进夜的城堡/我们便又笑着走进下一个轮回/天使有螺声悠长/八瓣莲花自心底开放/灵魂安坐莲心”，观想、螺声、莲花、灵魂、莲心等佛教相关的意象的运用形成了诗意的玲珑剔透之美。

藏传佛教思想的影响其次体现在她诗歌的整体韵味儿上。比如《深信》这首诗，因为佛教思想的浸染，整体韵味儿就

给人一种空灵、透彻的感觉，诗人写道：“终于相信/闭上眼才能看见光/看清黑暗里隐匿的精灵/世界原本的模样/万物在命运深处顺应各自的姻缘/终于相信/掩住耳才能听清心跳/随时光的流向/穿过雪山、溪流、静默的丛林/穿透虚妄迷雾/抵达自然真实的彼岸//终于相信/忘记我才能拥有灵魂/人影仓皇，众神安详/一切生长与衰亡毋庸置疑/理所当然”，这其实写的自我观照，观己之心，通过观己之心达到透过现象看透生死轮回，生命真实的境界。只有闭上眼才能看见光，看见世界的真实模样，万物顺应各自的姻缘，世间万物自有其节律，悲也好，喜也好，不是人可以改变的，这是通过观心而达到的对世间万物秩序的理解，我们说其中或许隐含着对苍生的悲悯之情，但这丝悲悯掩盖在“看透”的达观之下了。诗歌第二节，只有掩住耳朵才能听见自己的心跳，穿透迷雾虚妄，抵达真实的彼岸，这是对上一节的重复，但意思更近一层，是通过观心达到万物之真实，达到彼岸，这里的彼岸，笔者认为就是指的和虚妄迷雾、喧嚣浮躁相对应的理想世界。第三节又是一次重唱，只有忘记自我，灵魂才能显现，这里的灵魂实质上指的是超越世俗的宁静心态；通过忘记自我，深入关照内心，从而理解一切生灭和消亡皆是顺应规律，是理所当然的。诗人由此而达到了对生命的超然性理解，世间万物包括自身终将消亡，这本是一个可悲的事实，但洛迦·白玛从佛教观念出发，诗歌体现出的却是宁静、透彻的心态，因理解而豁然开朗，而不悲不喜。

有的诗篇借助于描写高原常见的事物来表达内心干净、素洁的愿望，比如《酥油茶》，中心意象是酥油茶，围绕这一中心意象又选择了高山、雪水等局部意

象，整首诗具有一种素净、雅洁、空灵的特征。诗人写道：“高山顶山的雪是干净的/雪化成的水是干净的//水中的手是干净的/手里的酥油是干净的//酥油捏成的花是干净的/花里的信念是干净的//当双手合于头顶/你我和这整个尘世/也是干净的”，这反映出诗人具有一颗玲珑剔透的心灵，诗中描写的世界是洁净的，从里到外，从以雪水、酥油、手等为象征的外部世界到内部信念都是纯净的，最终整个尘世在诗人的精神世界得到了净化，于是“你我和这整个尘世/也是干净的”，这是诗人内在精神的升华，也是诗人对世界的衷心祈望和洗礼。这是一个和喧嚣浮躁的世俗世界相对照的明净世界。当然，这个干净世界更多的是存在于诗人内心，是诗人追求向往的理想世界，诗人仿佛不愿意让世间的任何尘埃沾染上她的诗句，所以选择使用干净、简洁朴素而又充满灵性的词用来表达内心情感，九行诗句里一连使用了七个“干净”，可见她对不染尘埃的浩静世界追求是急切的。

洛迦·白玛的诗歌空灵、透彻、达观，这并不意味着她的诗歌只是关注自身，只是抒发“小我”，关注一己之超脱，恰恰相反，笔者很欣喜地看到诗集中也有一些篇章将眼光投射至身外，关注芸芸众生，虽然这并不是诗歌主要的基调，也是只占了很小的一部分。这体现了作为一位诗人的使命感，从某个角度说，诗人是时代的表达者，作为诗人必须将一己之感受与时代、整体社会人生的脉搏相接续。一位诗人只有从“小我”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体现出“大我”的品格，才成其为真正的诗人。这方面最明显的例子就是《这个春天，写给玉树》这首诗，这是写给震区的哀歌，感叹生命无常，“脆弱生命里/究竟能真正拥有有什么/得到或失

去，生或死/一切泅不及防”，诗人对遭受灾祸的人们抱有深刻的同情，“孩子啊，请不要害怕/那由分离的悲痛堆起的山/你的泪每滴下一次/我们的泪也滴下一次”，从诗中我们也看出诗人是悲痛的，但是在诗歌结尾又因佛教观念的介入而超脱出来了，“我愿意相信/在另一个世界里/你们放牧、耕种、修建佛塔和庙宇/平静地等待某一天亲人的团聚”，这是诗人虔诚的期盼和借助于佛教来对观念的自我慰藉。在《这一刻，也说快乐》这首诗中，开头似乎格调明显低沉：“总要揭开夜空的面具/才能发现一些不被祝福的恐惧”，“微光闪现/火或冰自天而降”，但是诗人很快借助祖先箴言超脱出来，“祖先的箴言从灵魂深处传来/只有把心紧贴大地，才能听懂/人们都说快乐，这一刻/闭了闭了心，也说快乐/说请，允许众生/皆能得自由与快乐”，人们都说快乐，但是诗人所说的快乐显然不同，她要求的是：众生都自得自由和快乐，这是由己及人，由小我到我的蜕变。《木格措的心》这首诗同样表达了对众生的关注，她盛赞木格措接纳、包容一切，安静如初，平等对待万物，“云躲在水草间穿梭/飘动的树干上缀满沙石/游鱼追逐着粉色杜鹃/虚幻和真实在你心里交融/相亲相爱/你赋予他们同样的存在”，这实际上是诗人对众生的呼吁和诉求，所以结尾诗人写道：“若是可能/请将你之心放入这世间/它定会拥有/和你一样的静与净”，由对木格措的拟人化描写扩展到对整个尘世芸芸众生生活静安宁的祈盼与呼吁。反观文学史，屈原、杜甫、辛弃疾、陆游等伟大诗人，他们的作品都是时代风云的集中体现，因而能千古流传。所以文学，无论是诗歌、小说，还是散文，不能仅仅面对诗人自身，必须走出个人情绪的小圈子，将个人体验和

大世界融合，这才是一条光明大道。洛迦·白玛诗歌的明丽、洁静和空灵还体现在干净、简洁、充满灵性的语言运用上。总体的语言风格是干净、明晰、简练的，并不华丽，但是时有巧妙惊奇之处。比如在《就这样活着》这首诗中，最末几行诗句就给人惊喜，“我在轮回里行走/左手触摸世间的梦/右手轻抚梦里的世间”，这真是人间如梦梦如人间的真切感受！《怀旧》这首诗从构思到语言的运用都很巧妙，诗歌只有短短八行，整个给人一种轻盈、灵动之感，“季节、花瓣、笑脸/那年、那月、那夜晚/在眼前，在时间/慢慢吐出丝/一圈又一圈/一层又一层/结茧/裹住余生”，诗人将怀旧比喻成吐丝结茧，化抽象为具象，化不见为可见；怀旧的情绪就像丝线，一圈一圈，一层一层，结茧，裹住余生。虽然从格调上将这首诗并不是这本诗集的代表性作品，但是其在构思以及语言的运用上较有代表性，从中可见诗人语言运用上是由较高水准的。

整本诗集表现出以上所说的优点，但是也有可以提升的空间。首先，从这本诗集来看，笔者认为洛迦·白玛的诗歌轻盈、灵动、飘逸有余而开阔度不够，厚重感尚需加强。虽然如上文所说，有一定的反应“大我”的作品，但是诗集中绝大多数都是表现自身的小情绪，反映的是个人的小圈子，格局和气度较为狭小，在今后的创作中如能在个人经验中更多地融合进时代社会人生，加强厚重感会更好。其次，进一步加强语言锤炼。诗集的语言总体上干净、简洁、有灵性，但是作为诗歌语言来讲，有时显得韵味不足，尚需要进一步取长补短，加强学习 and 锤炼，对语言进行创造性的运用。相信经过认真磨练，洛迦·白玛的诗歌会越写越精彩。